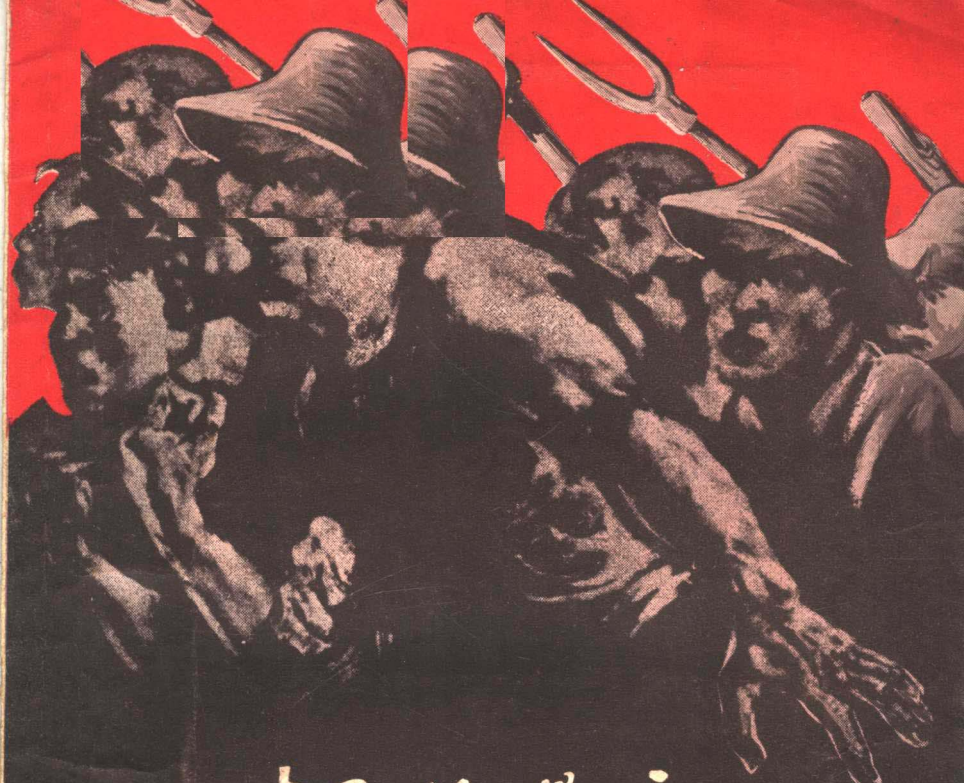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枫林暴动

楊明輝編寫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枫涇暴动

(大革命时期松江枫涇农民暴动的故事)

楊明輝编写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二六年下半年，大革命的浪潮在各地高漲的時候，江蘇松江楓涇地區的農民，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建立了農民自己的革命組織——農民協會，掀起了反對封建惡霸的革命風暴；向封建地主、土豪劣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。時間持續了三年之久。這次鬥爭雖然失敗了，但是卻教育了被壓迫的廣大農民，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；使這次鬥爭在廣大農民的心坎上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這一段農民革命鬥爭的光輝歷史，是值得我們傳頌的。

大革命時期楓涇農民的暴動，是封建統治者壓迫和剝削的結果。因此在敘述暴動經過情形之前，先要追敘一下當地封建勢力壓迫和剝削農民的情形。

楓涇的張（英生）、彭（靄堂）、叶（桐叔）三家是當地頂大的封建地主。他們備有武器，豢養着一批惡棍、地痞、警察、差人，作為他們逼租、逼債的工具。有的地主還豢養着內外帳房和農村中的土保正，作為他們的走狗。不管年成好壞，窮苦農民一律要交租米。當地是一石二斗起租。如果過了交租期限，就不打成色，還足十

成。年景正常时一亩田可收兩石，农民交了租只剩下八斗。

农民們經受了二次軍閥战争(即軍閥齐燮元、盧永祥之战以及軍閥孙傳芳、盧永祥之战)，紛紛拋家逃难，弄得鷄犬不宁。在这样兵荒馬乱的年头，田里耕作无法講究，加上飞来橫禍，螟虫为害，灾情严重的地方只收到一些稻草头。农民們破产了，卖田卖屋，妻离子散，吃租米官司更是常事。單草場浜一个三十来戶的自然村，就有十多人出去做長工、做阿婆。

但是，封建地主和豪紳們霸占了土地，多至上万亩，少至几百亩，吃、穿、住、行、玩乐，都靠那年底的逼租、逼債。他們开了“乐籜”“平社”“集錦”等三个專供地主、豪商們賭博，抽大烟，喝酒的場所，終日在里面花天酒地，无所不为。农民普遍流傳着这样的话：

年头做到年尾巴，紙馬香燭仍要賒；
掘扇子人吃白米飯，爬爛泥人粥也难。

西风一起稻收場，軋稻做米嚟兴相^①；
岸上河里都要来，不是少爷就是相^②。

①“嚟兴相”是当地的土語，意思是沒有勁头。

②这个“相”也是当地的土語，是指有錢有勢的人和地主的走狗們。



农民的收成都被财主抢夺去了

每年冬至前后，地主豪紳們就忙啦，議租收債，一批批的走狗都下了乡，岸上走的，船上坐的，都是向农民討租逼債来的。“放債一石还三斛(即借一石米还一石半)，收租收足十成”，农民哪里吃得消，哪能不破产！

俗說：“官逼民反”，农民們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橫了心抗租。陈家湾农民朱瑞兴就是十八熟租米一粒不交的一个人。大家都說：“朱瑞兴十八熟租米不还，沈振宜(楓涇地主)也无可奈何。”

一九二六年(即民国十五年)下半年，楓涇地区的农民在共产党人袁世釗^①、陆龙飞同志领导下，成立了农民自己的反封建、反惡霸組織——农民协会。会址設在楓涇城隍庙桥堍积谷仓里。这个組織是公开的。

袁世釗和陆龙飞兩人都是教师。袁世釗同志在楓涇东北界字圩新鎮小学教書；陆龙飞同志在楓涇北土地堂小学教書。在一九二五年由侯紹裘同志介紹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这年冬天，楓涇农民就曾在袁世釗、陆龙飞同志的組織和发动下，配合北伐軍，在严寒的夜里，到楓涇北面水旺村至宋浜一帶，撬鐵路、割电綫，惊扰軍閥孙傳芳。只是因为被敌人的护甲車发现了，开起枪来，农民們只好暫時走散，沒有成功。

袁世釗、陆龙飞兩人用手枪还击敌人，保护农民走

^①袁世釗烈士是当时松江县委書記。

散以后，自己就游水撤了回来。袁世釗同志游到对河錢家草(現在的民主村)，到貧农顧桂龙家换了衣裳，过了一夜；当夜和顧桂龙談話，宣傳了革命的道理，启发了顧桂龙的階級覺悟。后来袁世釗同志就介紹顧桂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这次毀路計劃，半路上收了場，大家的决心並沒有动搖。隔了几天，袁世釗同志与上級党組織联系以后，从上海裝来了一船毀路工具，准备大規模的毀掉鐵路。不幸船經過楓涇时，被反动警察識破，就連人帶船扣留起来。破路計劃終于沒有能成功。这是一段插話。再說农民协会成立以后，就向封建地主和豪紳們提出了“減租減息”的正义要求。起初农民协会只有六、七人，經過宣傳教育，农民懂得了农民协会是自己的組織，参加的人可多啦，一下子在楓涇东棚和北棚发展到五六百人。这样，一支反封建反惡霸的农民革命队伍，在这年十一月分形成了。

这年冬至前，封建地主和豪紳們忙着議租米，但是沒有邀請农民协会代表参加，議出来的成色和期限仍旧是換銅不換鉄，和往年一样；对农民协会提出来的減租減息要求只当耳边风。农民协会提出了反对意見。陆龙飞和袁世釗同志召集农民在积谷仓里开会，向會員提出：“地主豪紳們仍旧要收足十成，我們就一粒不交，看他們怎样！出了事由农民协会来担当。

那时候，农民协会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，并且还有五支枪。地主豪紳們對他們也有些害怕。农民不交租米，地主和豪紳当然不甘心，他們說农民协会霸租。

袁世釗和陆龙飞等同志又一次召集农民协会会员开会，向农民們說：如果地主一定要大家交租米，不交租米就要押人的話，你們快来报告，出事体由农民协会来頂。

到会的代表回去把这話一宣傳，貧困农民个个都很高兴。

地主和豪紳仍然加紧討租逼債，不是送傳單，就是派人催，再不就是派警察来討，各样手段都施出来。有个名叫陈雪成的地主，綽号“四塌皮”，又叫“四少爷”，他自己登在楓涇竹行桥茶館里，派儿子到北丰桥清风閣茶館里去釘住农民討租米，可是，結果仍旧无济于事。

封建地主最后走末着棋子，派了走狗搖船去登門討和逼，有的人被逼得沒法，才稍微交一点，但是很多的人还是根本不交。草場浜一帶的农民对討租逼債的走狗們罵道：

“你們这些走狗，不要裝腔作势！我們要吃飯，你們要我們吃不成飯，我們要弄得你們屎下不成！”姚古村錢龙海等农民警告地主叶平洲說：“你来討租米，我們要塞屎給你吃！”

农民协会成了地主、豪紳的眼中釘。他們一心想取消农民协会。当年寒冬臘月即由大地主叶桐叔（叶是前清举人，当时是伪省参議員）为首发起，二十一人联名控告到南京国民党政府，要求取消农民协会。

一九二七年（即民国十六年）二月初（农历，下同），农民协会被認為“非法”，勒令停止活动，武器也給沒收了。

袁世釗、陆龙飞和顧桂龙等同志，在鎮上的活动据点被破坏了，他們就迅速的轉入到农村里去。

二

自从农民协会的領導力量从楓涇鎮轉入农村以后，还是經常在界字圩、屈家浜、大方庵等处开会，发动和組織农民。农民协会的會員对楓涇的封建地主、豪紳是切齿痛恨的，表示一定要打倒他們才甘心。

这时，袁世釗、陆龙飞等同志常与松浦特委陈亨、吳子禧等同志取得联系。陈亨同志对农民講話的时候經常对农民进行革命教育，启发他們的階級覺悟，至今活着的农民还記着这样一段話：

“我們种田人，汗淋帶点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又要肥料，一年倒得一半不滿；搥扇子乘风凉的人，一点不拿出啥，倒要收去一半多。实在不合理，我們一定要起来

打倒这些人，求得大家有飽飯吃，有好衣穿。”

广大农民在党的亲切教育下，个个要求参加农民协会，鬧革命。到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，农民协会的势力范围已扩大到现在的王錢、王圩、庄長、新文、范涇等乡，革命的队伍也壯大了五六倍。“打倒土豪劣紳！”“打倒封建地主豪紳！”“要求土地革命”的口号响遍了农村。

那时，每当太阳偏西，大方庵四周的行人道上，行人三三兩兩，有的拿着籃子，有的拿着镰刀或鋤头，有的空着手，都不声不响的走进大方庵。这些都是貧苦农民和雇工。他們白天干了活，晚上来开会了。

大方庵里站滿了人，等着陈亨、袁世釗等領導同志来开会。

大方庵是个中心地点，四周又无人家，地方又大，所以，当时开大会总是在这个地方。庵門前有棵四五抱圓的大树。每逢开会，都有值班的同志爬在大树頂上，了望着四处的动静。

就是在这个大方庵里，一九二七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一次参加开会的人有一千多人，單燒頓稀飯暖暖肚、充充飢，就吃去了一石五斗大米，可見当时信任农民协会的人是很多的。

当时，在农村的要道上，还不时貼着“打倒土豪劣紳！”的标語。这些，叫地主、豪紳看了真是心惊肉跳。楓



当年农民协会经常开会的地方——大方庵

涇的地主不时在茶坊酒館里听到“乡下共产党某月某日来楓涇暴动”的风声。胆小的早已是脚底上搵油——溜了。

三

正当楓涇一带农民协会的力量不断扩大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在制造了“四·一二”事变之后，发动了所谓“清党”，企图把共产党消灭掉。自然，楓涇地区也遭到了蒋介石的“清党”

禍害。颶涇的地主、豪紳們又囂張起來，找了走狗周清懷，組織自衛團，到颶涇鄉下來搜索農民協會會員和共產黨人。

從此，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鬥爭更加尖銳起來。農民白天放哨，防止敵人的襲擊。往往當敵人的搜查隊伍還沒有趕到的時候，革命隊伍就已經機智地轉移了。

這時，革命隊伍也更加壯大了，武器也從上海等地買回了不少。颶涇鎮上的反動家伙見到苗頭不對，也就不敢經常下鄉來了。颶涇原來駐紮有國民黨二十六軍軍長周鳳岐的隊伍。但住不多時，就開走了，所以，這時颶涇只有一個警察局和新組織的自衛團。後來自衛團也不敢下鄉，救兵又沒有到，再听听風聲很不好，有人說，出了颶涇東柵，都是共產黨。這一來，反動派的“清黨”，也就無法“清”下去，只好半路上收了攤子。

膽小的反動派不敢下鄉，只好躲在鎮上，但是鎮上也並不是一個保險箱。

農民暴動的风聲越來越緊，颶涇的地主和豪紳們的心里也就越來越不安。他們整日愁眉苦臉，渴望反動軍隊的到來。農村里的地主、惡霸和走狗，白天都到颶涇躲在“樂簫”等玩樂場所鬼混，天沒黑就躲起來，不敢出頭露面。

這時，活動在颶涇鄉下的革命隊伍，力量一天天擴大，陸龍飛等同志還親自到上海買來了武器。



散 发 銀 元

这年农历十二月中旬,农民革命队伍,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,没收了新浜镇地主曹砚溪银币三百元,陈亨和吴子禧同志把没收来的银币分给了新浜附近的贫困农民,差不多每个农民都分到两三元(当时每个银元约合二十斤大米)。

这个消息传开以后,一些封建地主和豪绅们更是

惊慌了：租米、帳米、債米收不到不算事，家底还不知能不能保得住呢。

以前，革命的标語只貼在乡下，現在居然在楓涇的街头巷尾也出現了：

“打倒土豪劣紳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电话綫不通了！”鎮上人都輕声傳播着这个消息。

很明显，这是被农民协会的人割断了。

楓涇的財主真是处在一夕数惊的狀況中。

这时已是年夜將近。进楓涇鎮买年貨的农民一天天多了起来。每天上午十点鐘左右，要算最熱鬧的时候。狹小的街道上，拥挤得水洩不通。这时，也是地主和豪紳一天中最耽心的一个时候：这人山人海的农民，如果一暴动，怎么能擋得住呢！一些与农民接触較多的米麩行等豪紳，已經不敢露面了，恐怕出事故。

“楓涇要靠不住了！”“楓涇要暴动哩！”楓涇的一些財主們日夜耽心着。

就在楓涇共产党准备暴动的同时，南通、江阴、嘉定、丹阳等地农民起义的消息陸續傳来了。袁世釗、吳子禧和顧桂龙等同志只等陆龙飞同志从外面买武器回来就可行事。他們听說楓涇的地主、豪紳已經到松江去請兵了，如果敌兵一到，去夺楓涇就困难得多了。他們又听通訊員回报，楓涇最大的几个封建地主、豪紳，一

个个都溜走了。真是万事俱备，独缺东风——等陆龙飞买枪回来。

事隔两天，敌人从松江开来的救兵到了，共计一連兵。这就不能輕率攻打楓涇了。但大家的信心沒有动搖，都說：年夜將近，絕不能讓这些家伙安安稳稳地过年！

十二月十八日，大家所日夜盼望的陆龙飞同志从



农民协会在开会

上海回来了。沒等陆龙飞同志坐下，吳子禧等同志忙問武器买了多少，托什么人帶回来的。

陆龙飞同志懊惱地說：“武器非常难买。跑了許多地方，仍旧买不到。”

大家在顧桂龙同志家里开了个小会，商量了一会儿，一致認為：武器沒买到，楓涇又来了一連敌兵，楓涇的几个大恶霸象張英生、彭靄堂、叶桐叔等又溜走了，不如等实力准备充足些再进攻楓涇。最后大家一致同意：楓涇暫不进攻，先杀掉几个恶霸再說，这样可以使楓涇的大地主少些耳目。

四

十二月十九日黃昏后，吳子禧、袁世釗、陆龙飞等同志率領了三十多个同志，趁着明亮洁白的月光，从蒋家浜摆过渡船，按照預定的路綫出发了。这支队伍中間，有的人手里紧握着手枪，沒枪的人就拿了斧头、大刀等鉄器，还有的人拿了漿糊和写好的标語。另外，他們还組織了一批农民去割电綫。

队伍首先到了屈家浜。他們把坏蛋金海琴的屋子包圍之后，就叫喊開門。

这时金海琴已經上床睡了，一听到敲門声这样的紧，做賊心虛，情知不妙，要想爬起来開門又不敢，不开

門也不行，要逃又逃不掉，真是心如刀絞一樣。

沒等金海琴定下神來，門早被撞開了。這個作惡多端的壞蛋聽到大門開了，連忙爬起身，穿了件上衣，正要跨下床時，吳子禧同志已經跑到他的跟前。

“不要動！你是金海琴嗎？”吳子禧同志用電筒一照，把手槍對準了金海琴的胸脯。

“我，我是……金海琴！”

“今夜是來找你算帳的！”吳子禧同志咬牙切齒地說。沒等金海琴回手，就把他打死了。金海琴的大小老婆是兩只人人痛恨的雌老虎，農民們也將她們殺了。

除了塘南的惡霸之後，農民隊伍又迅速趕到塘北去找李新發、李善慶等地主、惡霸算帳。他們到西桂村去擺渡。平時，在太陽下山的時候，渡船就收渡了；這天晚上因為他們預先布置了兩個農民搖着一隻船等在那里，所以能很快地渡過了河。

隊伍又到另外的惡霸地主和走狗家去算帳。這時已經是夜里三點鐘了，大家說把幾個壞蛋殺了之後，回去還可以睡一會兒覺哩。

到最後一個壞蛋李善慶被殺死，已是頭遍公鷄啼叫了。

隊伍到查家浜小普陀庵里住了下來。

這天夜里，兩路進軍，戰果輝煌。一路去擺布地主惡霸，並且有專人一路緊跟着張貼標語，到一處，標語